



恺 蒂

专栏作家

Columnist

英伦新居民

从约翰内斯堡到 Hoedspruit, 开车四个小时, 飞机五十分钟。Hoedspruit 的机场很小, 一条跑道, 一排平房, 乘客大多是去克鲁格国家公园及其附近大大小小的自然保护区的。本和山姆开着敞篷越野车来接我们, 气温已到三十多度, 这里也有半年多没下雨了, 树上少有枝叶, 原野一片土黄。从机场到保护区入口的那段柏油路, 车速可以开到六十迈, 风干且热, 吹在脸上, 能感觉到速度。进入保护区, 车速降低到二十, 路边丛林里的大象、长颈鹿、羚羊、斑马、角马、野牛, 纷纷呈现, 上次来这里, 是六年前, 故友重逢, 让人欣喜心动。

Ntsiri 自然保护区在克鲁格国家公园中部西侧, 与国家公园相通。这是一处私人保护区, 有六十多户人家。

山姆的父母四十多年前在这里买了权益, 造了房子, 这是一座典型的非洲草顶屋, 坐落在大河湾, 外墙是粗砺的石材, 房顶是干草堆叠而成, 融入在旷野之中, 露台面对着开阔的河床和原野。前两年, 山姆的大哥在露台下去十来米处的一棵小树下建了个供水池, 是干涸的河道附近的一股清泉, 每天吸引来无数动物。这次, 本在水池边上搭建了个低矮隐蔽处, 在里面架好了相机, 一旦有动物在相机前经过, 相机就会自动开拍。无数的小鸟飞来飞去, 羚羊大象前来喝水。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大象喝水的声音, 用鼻子吸水后注入口中, 呼啦一下, 就像卫生间的

冲水声。

这次五天丛林生活, 儿子每天认真记录看到了什么。看到的几十种哺乳动物、上百种鸟类中, 最让人惊喜的难得一见的是非洲猎犬和宝宝。先是见到在树下休息的五只成年猎犬, 下午见到母犬和六只小宝宝。成年犬出去打猎, 宝宝们跟随不放, 几次被妈妈送回, 最后乖乖留在犬穴周边玩耍。两个小时不到, 猎犬妈妈回来, 几次反刍吐出食物喂小犬, 有一只小犬抢到一块大肉, 另外五

只跟着不放, 妈妈索性跑到一边的草丛中去躺了十来分钟, 让它们自己调解纠纷, 再回来继续反刍喂食。更值得一提的是见到两只花豹的交配, 成年花豹向来独处, 两只在一起必有好事。花豹交配是马拉松, 几天无数次, 每次仅几秒。果然都让我们

见识到了, 五秒完事, 最后还听到了母豹的一声大吼。

每天晚上, 露台外都会有很多动物来访, 大象在夜间行走, 如同幽灵。那一只年幼的小花豹, 竟然向草屋走来, 给了我们好几个亮相, 最终消失在树丛中。

对于南非人来说, 每年一两次的丛林游猎之行是必不可少的。Going to the bush, 简单几个字, 代表着卸下肩头上的一切, 呼吸尘土和草香, 与大自然最亲密地贴近, 置身于野生动物的旷野中, 满天繁星的覆盖下, 这里让你意识到人之渺小, 天地无穷无尽之宽广。🌿

**满天繁星的
覆盖下, 这里让
你意识到人之渺
小, 天地无穷无
尽之宽广。**